

柳永

其人其詞

張志新

柳永，北宋詞人，為人放蕩不羈，終身潦倒。其詞語言通俗，情景交融，流傳甚廣，對宋詞的發展有一定影響。此人與東陽有點關係。

柳永小傳

柳永（公元九八七—一〇五三），字耆卿，初名三變，福建崇安（今武夷山市）人。

景祐元年（一〇三四）進士。（詞林紀事卷四）永為舉子時，多遊狹邪，善為歌辭。教坊樂工，每得新腔，必求永為辭，始行於世（見《避暑錄話》卷三）。

柳永骯髒從俗，天下咏之。遂傳禁中。仁宗頗好其詞，每對宴，必使侍從歌之再三。三變聞之，作宮詞號《醉蓬萊》，因內官達後宮，且求其助。仁宗聞而覺之，自是不復歌其詞矣（見《後山詩話》）。嘗有鶴冲天詞云：「忍把浮名，換了淺斟低唱？」及臨軒放榜，特落之，上（宋仁宗）曰：「此人風前月下，好去淺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？且填詞去。」三變由此自稱「奉旨填詞」。後改名永，方得磨勘轉官（見《能改漫錄》卷十六）。歷餘杭



令，鹽場大使（見《餘杭舊志》）。永亦善爲他文辭，而先以填詞而得名，始悔爲已累。當時一西夏歸朝官云：「凡有井水飲處，即能歌柳詞。」言其傳之廣也。柳永壽終於屯田員外郎之職，死後，旅殯潤州僧寺。王和甫爲太守時，求其後人，不得，乃爲出錢葬之（見《避暑錄話》卷三）。而曾敏行《獨醒雜志》卷四曰：「柳耆卿風流俊邁，聞於一時。既死，葬於棗陽縣花山」。因與前說不同，故錄於此。

在棗陽市興隆鎮紅花村東，七〇年代初搞土地平整時曾挖出「柳永之墓」墓碑一塊，當時村民曾用其作小橋橋板用，後不知流落何處。一九八〇年所編纂《興隆簡志》介紹，柳永當時是由京城的歌妓樂工出資將其安葬於此。又據《棗陽縣志》載：遠近之人，每遇清明，多載酒餚，飲於耆卿墓側，謂之「弔柳會」。

徐度嘗記柳事云：「耆卿以歌詞顯名於仁宗朝，官爲屯田員外郎，故世號柳屯田。其

詞雖極工致，然多雜以鄙語，故流俗人尤喜道之。其後歐、蘇諸公繼出，文格一變，至爲歌詞，體制高雅。柳氏之作，殆不復稱於文士之口，然流俗好之自若也。劉季高侍郎在宣和年間，常在相國寺之智海院內吃飯，席間因談歌詞，力詆柳氏，旁若無人者。有老宦者聞之，默然而起，慢慢取出紙筆，跪於季高之前，請曰：『子以柳詞爲不佳者，盍自爲一篇示我乎？（意爲「你說柳詞不好，怎麼不自己寫一篇給我們看看」——編者）』劉默然無以應」（見《卻掃編》卷五）。柳作樂章集，有毛氏汲古閣宋六十家詞本，朱氏疆屯叢書本。朱本晚出，最善。（摘自一九五五年之前任暨南大學國文系教授龍榆生編選的《唐宋名家詞選》一九五七年於上海版本）

## 古人集評

陳振孫曰：柳詞格固不高，而音律諧婉，語意妥貼，承平氣象，形容曲盡，尤工於羈旅

行役（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）。張炎曰：康（與之）柳詞亦自批風抹月中來。風月二字，在我發揮，二公則為風月所使耳。（詞源卷下）

彭孫謫曰：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。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，遂使金荃、蘭畹之音，流入桂枝、黃鶯之調，此學柳之過也（見《金粟詞話》）。

宋翔鳳曰：柳詞曲折委婉，而中縣渾論之氣，雖多俚語，而高處足冠群流，倚聲家當戶而祝之。如竹（詞綜）所錄，皆精金粹玉。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，不似東坡輩以餘事為之也（見《樂府餘論》）。

周濟曰：柳詞總以平叙見長，或發端或結尾，或換頭，以一二語句勒提掇，有千鈞之力（見《宋四家詞選》）。耆卿為世訾敖久矣！然其鋪叙委婉，言近及遠，森秀幽淡之趣在骨。耆卿樂府多，故惡濫可笑者多。使能珍重下筆，則北宋高手也（見《介存齋論詞雜

著》）。

劉熙載曰：柳耆卿詞，昔人比之杜詩，為其實說無表德也。餘謂此論其體則然，若論其旨，少陵恐不許之。耆卿詞細密而妥溜，明白而家常，善於叙事，有過前人。惟綺羅香澤之態，所在多有，故覺風期未上耳（見《藝概卷四》）。

馮煦曰：耆卿詞曲處能直，密處能疏，戛處能平，狀難狀之景，達難達之情，而出之以自然，自是北宋巨手。然好為俳體，詞多蝶黷，有不僅如提要所云：「以俗為病」者。

避暑錄話謂之：「凡有井水飲處，即能歌柳詞。」三變之為世詬病，亦未嘗不由於此。蓋與其千夫竟聲，母寧白雪之寡和也（見《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》）。

鄭文焯曰：屯田，北宋專家，其高渾處不減清真。長調尤能以沉雄之魄，清勁之氣，寫奇麗之情，作揮綽之聲。

私緝柳詞之深美者，精選三十餘解，更



冥探其一詞之命意所注，確有層折，如畫龍點睛，神觀飛越，只在一二筆，便而破壁飛去也。蓋能見耆卿之骨，始可通清真之神。不獨聲律之空積忽微，以歲世綿邈而求之至難，即文字之托於音，切於情，發而中節，亦非深於文章，貫串百家，不能識其流別（見《與人論詞遺札》）。

夏敬觀曰：耆卿詞，當分雅、俚二類。雅詞用六朝小品文賦作法，層層鋪叙，情景兼融，一筆到底，始終不懈。俚詞襲五代淫靡之風氣，開金、元曲之先聲，比於里巷歌謠，亦復自成一格。耆卿寫景無不工，造句不事雕琢。清真效之。故學清真詞者，不可不讀柳詞。耆卿多平鋪直叙。清真特變其法，一篇之中，回環往復，一唱三嘆。故慢詞始盛於耆卿，大成於清真（見《手評樂章集》）。

蘇東坡在玉堂（翰林院）時，有幕士善歌，因問：「我詞何如柳永？」對曰：「柳郎中詞，只合十七、八歲女郎，執紅牙板，歌

『楊柳岸，曉風殘月』。學士詞，須關西大漢、銅琵琶、鐵綽板，唱『大江東去』。」東坡爲之絕倒（見《歷代詩餘卷》一百十五之《俞文豹吹劍錄》）。

## 柳永詞今析

龍榆生教授所著《唐宋名家詞選》，共選柳永詞二十五首，其中以《八聲甘州》爲最佳，字裏詞間，歸思難收：

對瀟瀟暮雨灑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漸霜風淒慘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。是處紅衰翠減，苒苒物華休。惟有長江水，無語東流。

不忍登高臨遠，望故鄉渺邈，歸思難收。嘆年來踪跡，何事苦淹留？想佳人妝樓顫望，誤幾回天際識歸舟？爭知我、倚欄杆處，正恁凝愁。

另一首《雨霖鈴》則把柳永的淒涼心境和盤托出：

寒蟬淒切，對長亭晚，驟雨初歇。都門帳飲無緒，留戀處、蘭舟催發。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噎。念去去、千里烟波，暮靄沈沈楚天闊。

多情自古傷離別，更那堪冷落清秋節！今宵酒醒何處？楊柳岸、曉風殘月。此去經年，應是良辰好景虛設。便縱有千種風情，更與何人說？

柳永的詞多反映都市的繁華景象和中下層的市民生活，對詞的題材範圍有所突破。他長於描寫羈旅行役、離愁別恨，善於運用鋪陳手法和融情於景的藝術手段，語言通俗口語化。他還是第一個大量製作慢詞的人。這些都是他對詞的發展作出的貢獻。一九八三年我國著名漢語言學家郭錫良、王力等人校訂的《古代漢語》選其詞一首《望海潮（東南形勝）》：

東南形勝，江吳都會，錢塘自古繁華。烟柳畫橋，風帘翠幕，參差十萬人家。雲樹繞場沙。怒濤卷霜雪，天塹無涯。市列珠璣，戶盈羅綺，競豪華。

重湖疊嶂清嘉。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釣叟蓮娃。千騎擁高牙。乘醉聽蕭鼓，吟賞烟霞。異日圖將好景，歸去風池夸。

杭州在宋代是個繁華的都會，這首詞對杭州的繁榮景象作了生動的描繪，使我們能夠看到宋代都市生活、市場經濟、城建布局之面貌。據說這首詞是寫給時任兩浙轉運使孫何的。

至於柳永何時流落棗陽、在棗陽的詩詞創作活動，以及最後在棗陽的喪葬之事，尚無更多史料以資考證，成爲遺憾。